

第四十五回 張元帥奏捷勦奸

〔先聲漁家傲〕調

詞曰：

乾坤袋裏納倭兵，報捷紅旗入帝京。搜出私書得賊情。武功成，凱歌聲動滿杭城。

元帥得了私書，吩咐眾將：“不得泄露軍機，致使奸人生變。如有違令者，定以軍法從事。”即日發八百里馬遞，紅旗報捷，就將趙、胡私書約倭情事密奏朝廷。

奏章：

征倭大將軍掛印元帥臣張昆跪奏：

為受降轉奏，請旨誅奸事。臣蒙恩委任，統眾征倭，水陸交綏，百戰百勝。先是槍刺倭先鋒鐵骨打，後又招降倭女將沈蘭馨。大營中有仙師通元子算定，倭寇乘夜偷營，計用空城奇兵埋伏。雖張元夕之燈，非狄青關何能奪；縱集蔡州之雪，非裴度陣不能攻。所以麻圖阿魯蘇與其妻百花先後就擒。臣遣兵搜其羽黨，搗其窠巢，遂得前罷歸禮部尚書趙文華、兵部侍郎胡宗憲連名通訊，約寇獻城私書一封。奸人叵測，李貓、丁狗何嘗有此陰謀，司馬、令狐未必如斯毒計。既黨奸於前，復通寇於後，若定二人之罪，宜加三族之誅。倭國雖雄，本無心於犯順，杭城欲獻，因有約而起兵。胡為禍首，趙亦罪魁。寇舉國以輸誠，猶有自新之路。奸開門以納賊，實無可赦之條。臣因案情重大，不敢擅專，據實奏聞，請旨定奪。再，此次軍需未糜國帑，係右將軍汪大鏞微時在山東東昌府路獲賊盜六人，所劫奸相嚴嵩贓銀二百萬兩，預存山澗之中，以備兵行之用，一並奏明。所有從征諸將，臣另書清單，附片具奏。誅罪賞功，統憑聖鑒。臣昆誠惶誠恐，昧死瀆呈。

批：候部議

吏戶禮兵四部奉

上諭：爾等征倭，奮勇可嘉。大將軍掛印元帥張昆雪父之仇，紓君之難，忠孝義勇，朕實嘉賴。著進爵東浙王，食邑千戶。妻封王后。左將軍曹昆忠孝兩全，文闡保薦，篤于友誼，朕實嘉之。著進爵英勇公，食邑八百戶，妻封德妃。右將軍汪大鏞不取非義，預備軍需，智廉忠勇，朕實嘉之，著進爵海澄侯，食邑五百戶，妻封淑妃。副將洪猛幼年出陣，奇勇立功，伊父張昆自陳改姓原由，不年可洪姓張，即繼張洪之後，用報義僕之恩，情既可憫，志亦可嘉，著進爵忠義伯，食邑三百戶，妻封夫人。參將蔡飛義勇可嘉，著進爵征倭將軍，賜粟二千石，妻封夫人。欽此欽遵。

刑部奉

上諭：趙文華、胡宗憲身受國恩，不思圖報，膽敢連名通倭，賣國求榮，元惡大愆，萬無可赦。即著東浙王張昆將趙、胡二賊斬首軍前，籍其家財入官，夷其三族，無男婦少長皆棄市。欽此欽遵。

兵部發了八百里火牌令箭，飛遞到杭。東浙王張昆跪接聖旨。天使讀上諭，進爵、賜邑、封妻、賜粟等因，一一宣畢。張昆率領眾將謝恩。又將抄斬趙、胡密旨交于東浙王。王爺吩咐諸將各回本營，留英勇公曹大人營議事。送了天使回京，諸將皆散，王爺與公爺同到帳中，將聖旨取出共看，如此如此。張昆說：“當日二賊攘功，兩家被害。我父親與年伯尊大人冤戮海濱。大仇今日纔報。明日愚兄領三千兵圍住趙文華家，賢弟領三千兵圍住胡宗憲家，不得放走一人。”商議已定。

次日清晨，轅門放了三通大炮，張昆、曹昆各領三千兵，分路而行。城中人皆不知何事。曹昆到了胡家，圍住前後門。此時胡宗憲與伊子棗核釘胡彪纔知是來抄家的。正要逃脫，早被曹昆一手一個揪住。棗核釘說：“曹爺爺大人不記小事，饒我父子的狗命罷。”曹昆那裏睬他，吩咐上了刑具，解送轅門，按籍查拿三族，家資入官。且說趙文華在家，得了抄家查拿的信，卻待要逃，早被官兵圍住宅子，走不脫了。他就躲在馬房，伏在馬屎堆中。趙懌思跑到花園，問丫環：“小姐呢？”丫環說：“在陳姑娘屋裏。”趙懌思連忙跑來說：“賢妹不好了，張昆就是張經之子，他如今封了王，奉旨報仇，領兵來滅我三族，如何是好？”麗貞小姐說：“哥哥，你同父親倚著奸相嚴嵩，做出許多不法之事，我曾切諫不聽，到如今嚴嵩何在？誰來護庇你？我們有死無二。”陳素娥說：“我屢次遭磨，幾瀕於死，蒙恩妹救活。今日還同死一處。”兩人各取二丈長的大紅湖縐汗巾，繫在床欄杆上，正纔投縊，王爺已到，吩咐拿人。兵校把趙懌思拿住，上了刑具。王爺說：“這兩個女子在此自盡，還是有志氣的人。氣還未絕，快喚女使解下來，問他明白”女使解他們下來，陳姑娘說：“我陳素娥好命苦呀！”王爺聽了“陳素娥”三字，叫女使：“快快扶起來看。”素娥睜眼一觀，有幾分認得是洪昆，大叫一聲：“王爺，你莫非是三年前與童叔叔在西湖上的洪昆麼？”張昆細看也認得素娥，問道：“小娘子因何在此？”素娥放聲大哭，說：“自從洪郎別後，屢遭磨折，誤入趙氏，惡瘡遍體，幸保全身。更蒙恩妹護持，得延殘喘。”王爺指著麗貞問道：“這個女子是誰？”素娥說：“奴家若無恩妹，久赴黃泉。此乃趙文華之女麗貞。是一位賢德小姐，與他父兄迥不相同。他今年十八歲，也是三月初三日子時生，待奴家如同胞姊妹一般。看來也是天定姻緣。王爺何不奏聞朝廷，請旨赦他一人之罪。”張昆說：“當日通元子贈我十二個玉蟾蜍，尚餘一個未有著落，想是聘趙之物。”因取出遞與麗貞。趙懌思見素娥是張昆之妻，又聘他妹子，就大喊起來說：“陳姑太太、陳祖太太，從前的事都是棗核釘指使，請你在王爺駕前替我求情。”又喊道：“賢妹姑太太，賢妹祖太太，我如今是王爺的內親，王爺是我的嫡嫡親親妹婿，姑大人也替我求求情纔好。”張昆把聖旨收錄忠臣之後，復了張姓，中了文武狀元、奉旨征倭，有功封王、妻封王后的事一一說明。素娥說：“今日劫運纔終，復見天日了。”他身上那些疔瘡忽然全愈，連疤痕都沒有了。張昆說：“二位娘子且住在此，候我奏聞聖上，請旨完姻，具禮迎娶。”又吩咐兵校各處搜拿趙文華。四處尋覓，到了馬房，見有人伏在馬糞堆中。拖將出來，臭氣難當。即稟王爺說：“趙文華躲在馬糞中，搜得了。”王爺吩咐上了刑具，將他父子解送轅門，與胡宗憲父子一齊發落。趙、胡兩姓只留麗貞小姐一人，與陳素娥住在趙家。另有丫環僕婦伏侍。張、曹領兵回營，吩咐提趙、胡二賊訊鞫。兵校押趙文華、胡宗憲跪在帳前，王爺說：“趙文華，聖上何負于你，你為何與倭寇通謀？從直招來！”趙文華說：“犯官無此事。”王爺說：“有私書為據，你還抵賴？打嘴！”兵校扭過頭來，打了四十個掌嘴，文華認了供，王爺罵道：“你這無恥的狗才，諂媚嚴嵩，刻薄文華，三字于金屎盡口，以胞妹送嚴世蕃為肉糜孟，全無羞惡之心，已屬可惡。怎麼又攘功貪爵，殘害忠良？我父親與曹年伯十余年莫逆之交，竟被你們害死。我今日纔報大仇，你父子二人，一併處斬。你二人還有何話？”

罪何逃？胡宗憲又諂事文華，更屬舐痔吮癰的無賴。”王爺亦叫掌嘴四十，吩咐仁和縣知縣滑大生道：“趙、胡父子著你收獄嚴禁，無任預死逃刑。倘有疏虞，該縣抵死。”滑大生答應領去收監。當堂標了監牌，因對趙文華說：“老師大人，今日之事門生不敢廢公義而全私恩。當日世兄氣焰薰人，門生亦知不能久恃。但未料榮辱之殊如此之速。老師暫屈，或可生全。”

再講張王爺與曹公爺說：“趙文華、胡宗憲二賊是我們殺父的仇人，定要奏聞聖上，剛心祭墓，方慰先靈。趙懌思、胡彪倚父作威，橫行鄉裏，一死不足蔽辜。先將趙、胡三族依旨施行，留此四凶再候發落。”商議已定，次日發摺表奏朝廷。

[返回 >> 玉蟾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